



林淑华 著

八年的苦恋，两年的相守，一生的追忆……  
它超越了生命的长度、心灵的宽度、灵魂的深度。

震撼试读

# 生死恋

李小璐 宁静 金巧巧 朱琳

强力推荐

旷世爱情 生死恋歌

创美时代 2011 年盛夏隆重推出  
民国才女作家林淑华的泣血自传小说  
比《山楂树之恋》凄美曲折  
比《来不及说我爱你》真实刻骨……



出品方：创美文化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定 价：28.00 元

书 号：978-7-5057-2866-0

## 关于作者

林淑华，生于1919年1月1日，祖籍浙江平湖。原名方德閔，曾用名方健。解放后，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改名方健明，沿用至今。

在1935年初开始向报刊投稿，陆续发表过散文《紫莺》《秋深落叶时》《孽缘》，短剧《叛逆》，随笔《严父慈母》等文艺作品，并创作出版了《问宝宝》《新中国的好朋友》《劳动英雄的故事》等儿童读物。

## 关于本书

在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林淑华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生死恋》在上海《伉俪》月刊连载，作品情真意切，深受读者喜爱。连载结束后，由上海艺文书局、大成出版社自1948年至1950年出版发行单行本，共印刷5次，印数达17 000册。1982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后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多次将《生死恋》重版发行，再次获得读者的好评，共印刷4次，印数高达432 000册。2011年盛夏，已经92岁高龄的林淑华对作品作了适量修订，以新的面貌奉献给新老读者。



## 作者自序

我不能回忆我的过去，因为过去给予我的创伤，实在太深了！可是，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又无法不回忆。只要一想到过去，我恨不得马上吞服大量的安眠药剂，让我在很安静、很舒服的状态中，就此长眠不醒。

但是，我总不甘心让我的生命就此结束。所以，好多次我在极度痛苦、极度昏乱的时候，虽然已经转到那个念头上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到最后，我还是采取了这一条途径：我要倔强地生活下去！

不错，我要生活下去！因为我永不忘却我丈夫临终时说的：“不管将来环境变化到如何，恶劣到如何，我相信你总不会随随便便给环境吞灭掉的！”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给予我奋斗、挣扎、求生的勇气实在不少。

在贫穷、疾病的交迫下，痛苦、凄凉的煎熬下，我挣扎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了！这未始不是他冥冥之中所给予我的一种力量。

三年，可以说是一个很长，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如果我的丈夫还活着的话，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也只嫌其短。反转来说：我在这种贫病交迫的情况下，挨过了三年，就好比一个囚犯，挨受了三十年徒刑一般的长。毋庸说，我熬尝了许多的打击与磨折，忍受了许多的困难与欺

凌。但是，在痛苦的反面，并不是绝没有欢乐的。当我每一次，看到我那大女孩的面貌轮廓，越长越像她的爸爸时，我从心底里会发出一丝微笑来；当我看见我那小女孩，也是像煞有介事地，会走，会跳，会叫妈妈时，任何痛苦，我都忘掉了。只要看见她们的笑容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里，本来是一腔辛酸，可是表现在我脸上的却是笑！

我不但欢乐，而且我还骄傲：我居然有一天，把我丈夫一生（遗憾的是这一生是那么短促）奋斗的历史，和我们十年恋爱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我把这本书恭恭敬敬地献给我亲爱的丈夫，献给我情谊相投的璧姐（在我开始写《生死恋》时，我和她犹远隔两地。但在我写到此书最后部分时，她却回到了上海）。同时，也呈献给在我最急难时曾热情地、无私地支持我、援助我的许多惠民的同学、朋友、邻居和读者面前。

当我把这本书脱稿之后，我说不出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如果以达到愿望为满足一点而言，我是应当快乐的，因为这是我丈夫临终时所希望我做的。我现在给他做到了，他如有灵，一定会快乐的，他如快乐，我当然也是同样的快乐。但是，假如以我写成这本书的过程来说，我的心里是悲伤的。

.....



## 选篇（身世）

我不知道应当选择怎样的文字来形容我当时霎时间的感情才好。我柔弱的心禁不起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我不知道应当怎样说，也不知道应当怎样做。天！我所能做的，只是从床边站起来发着战栗的声音呼喊“妈！妈妈！”就跪倒在床前，把我的头紧埋在她干瘪的手掌心里……开始第一次流出了我真正感到伤心的、忏悔的眼泪……！

可是……可是什么都迟了！

“因！你现在叫我一声妈……你的可怜的妈……”

舅母临终前的这句话，像一声惊雷似的使我浑身一颤：若干年前的情景本来已经被岁月的一层幕布严严实实地遮掩得无影无踪了，在我小小的头脑里早已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痕迹了。这时忽然被一阵狂风把这层厚厚的幕布掀开了来，那些情景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眼前……

大概在我六岁那一年吧，有一天下午，我在客堂里翻着一本小儿书，却看见舅母也来到客堂里，我叫了她一声“舅妈”后又自顾自看我的书。舅母来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

“阿因！我不是你的舅妈。你……你叫我一声妈……好吗？”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还以为她在逗着我玩呢，就立即回答她：

“不！我妈在楼上，你是我的舅妈，我怎么能叫你妈呢？”

舅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好像在求我似的说：“你就叫我一声吧！只

叫一声……好吗？”

“不！不！”我仍倔强地拒绝。“楼上的才是我妈。”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我母亲叫我的声音，我只见舅母又看了我一眼，急忙起身离开了客厅，而我竟一点也没有领会到什么。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到楼下去，从楼上走完第一节楼梯要拐弯再下去的时候，只见舅母在亭子间房门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抬高了双手拦着我低声地说：

“你叫我一声妈，我放你下去……”

“不嘛！不嘛！”我倔强地说，“我不叫，我要下去。”

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头一低，背一弯，就从她伸出来的一双手下钻了过去，快步奔下了楼梯，心里还在纳闷：舅妈怎么会这样的？过后，我竟没有想到向母亲说起这两回事，也早已把它忘个一干二净了。

哪料想隔了十年之后的此刻，我才醒悟当时舅母要我叫她一声“妈”的原因了！原来是这样：被我一向叫做舅舅、舅妈的竟是我的生身父母，楼上的父母却是我的姑父母。但是——当时，十年前，才六岁的我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懂得、又怎么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天天听着自己亲生的女儿天天叫她舅妈而不叫她一声“妈”的那种凄怆、悲痛的心情呢！再想想生我的母亲这一生中的遭遇：一个旧时代的妇女经历着人生中那么多不幸，家庭经济的贫困、战争的威胁、疾病的侵袭、子女一个个地离她而去……叫她怎么能承受得了这许多磨难啊？她除了哀伤、痛苦，从哪里去寻求安慰、寄托？她想听到亲生女儿叫她一声“妈”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多么渴求啊！“只叫一声”……而我竟拒绝得那么干脆、那么生硬……我当时冷漠的语气和倔强的态度却刺伤了她受创深重的心……啊！我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多重、多深啊！即使当时我年幼无知而尚能宽恕的话，那么现在——在我十六岁已经懂事、已经明白自己身世的情况之下，我怎能抹去心灵上这一沉重的负担啊？又怎能不让我留下伤心的、忏悔的眼泪呢……



## 选篇（母丧）

母亲的病一天不如一天了。父亲的脸上也笼罩着一片忧郁、焦急的神色，我不能当着母亲哭，只能在老朱妈上楼或是阿姨来替我给母亲按摩时，走到窗边偷偷地淌着泪……

每天，总有两个或三个中医和父亲同时斟酌拟方，然而喝下去的一碗碗苦水，完全等于零。到最后，会诊的医生们都推手了，母亲自己也知道无望了，情绪更加低落下去。父亲的脸色越来越憔悴、沉重，我的心情也越来越难受、害怕……

但是——像出现了奇迹似的，在农历八月二十六日那天，母亲的精神忽然好起来了。她竟吵着、唤着说肚子饿得发慌。我们都很高兴，试着给她喝了两汤匙粥，居然没有呕吐，也不叫胃痛。

母亲还微露着笑容——多难得看见的笑容——对父亲说：

“颂刚！你和淑华这段时期……太辛苦了……！我的病……也许……也许有转机了……我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着。

这多么使人高兴啊！我握着母亲的手说：

“妈！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你的病居然好起来了。”

也许是我高兴得太过分了，我觉得眼眶里反而潮润润地，两点泪滴落在衣服的前襟上！

父亲却并没有因母亲的病有些转机而感到高兴。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严肃、凝重……

到了中午，我们又给母亲吃了半片面包和小半杯牛奶，她仍没有吐也没有叫痛。

过了一会儿，母亲对父亲说：“颂刚！你已好久不到局里去了……我现在很好，你去看看，局里有什么事没有？”

父亲想了想，果真听了母亲的话出去了。

房间里静悄悄的，阿姨去买菜了，只剩我一个人陪着母亲。老朱妈正在厨房里给母亲熬药，那药味在空气里散播着，从楼下传到楼上。我闻着这种气味，对它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这些苦水真能治好母亲的病。紧张了三个多月的神经，到这时才稍稍松弛一下。然而，就在这时，母亲却用一种颤抖的、不平常的语调，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摸索着……抓着我的手说：

“宝！妈害苦你了……这许多日子，你没有好好地吃饭，没有好好地睡觉……唉……！”

母亲说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赶忙说：“妈！这是我应该的，你怎么能这样说，叫我听了觉得更难受。你要不是为我操心，你这次也许不会犯病，我实在对不起你。好妈妈！你现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我再给你按摩按摩……”

“不用，孩子！我现在觉得很好……”母亲说，“不过……不过……我告诉你，你别着急，这个好……不是真正的好！一个重病人在……在将要离开人世时，往往毛病会……会忽然好一阵子……正像一盏油灯那样，在油将要烧尽时，总会……总会突然亮一亮，随后再……再熄灭……这就是平常说的‘回光返照’……”

我听到母亲这种凄惨的、带有警告性的话，心里禁不住又焦急又辛酸。我还以为妈的病真有好转的希望呢，哪里懂得……听母亲这样一说，



我的眼泪一连串地滚落下来。但是，我仍勉强安慰着母亲：

“不会的，妈！你别说这一种话……”我说不下去，哽咽了！

母亲的声音又在耳边响着：

“不要哭，你妈年纪大了……应当要休息了……！宝！你先不要哭，妈有话跟你说……唉！我别的倒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就是……就是你……好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愿，你的痛苦……但是……但是……妈不能再帮助你了……”

我听到这里，哭得更伤心了！我把头扑在床沿，母亲的手抚摩着我的头。这样过了一阵，只听母亲又换了一种坚定的语气命令着我：

“你起来，抹干了眼泪，妈有话跟你说。”

我抬起头，用手帕擦了擦眼睛，但仍坐在床前的小凳子上。看看母亲，发觉母亲的鼻梁上和右面的太阳穴上，也有两条泪痕留着，我给她抹去了。

“你今年十八岁，也不算小了。”母亲说，“我……我死了之后……”

我一听母亲提到“死”，禁不住低声哭泣起来。母亲这时显得有点不耐烦，紧蹙着眉头，微微地摇了摇头，接着说下去：

“比不得我在着的时候，处处有我在照顾着你……唉……！孩子！以后，你要好好地伺候你爹，留心自己……你爹的脾气虽然固执，不过……他，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只要……多叫他几声，顺顺他的心意，他就高兴了……你和惠民的事，不要一味地跟你爹倔强……要等候时机，趁他高兴的时候……你软声软气恳求恳求他……我想他也不会……不会不肯的……孩子！你给我喝一口水，我的话还……还没有说完……”

我站了起来，从热水瓶里倒了一些热水在小茶壶里，趁势又抹去了眼眶里的眼泪，然后把茶壶塞进母亲嘴里，让她喝着。母亲喝过了水，又轻轻地说：

“唉！依我的心愿能看着你出嫁，我就安心了……不过，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宝！做妈的心里……恨不得把我所有的统统给你……但是……这几年来，我们家里已是外强中干了……！这都是日本鬼子给害的……我的一些首饰，比较值钱的……唉……！都已陆陆续续地……变……变卖掉了！唉……！好孩子！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剩下的……只有我的一只手表、几颗珍珠……和一些不值钱的小玉器……除此之外，就是我……我心爱的那块翡翠，你留着做个纪念吧……这些东西都在梳妆台的抽屉里……那只小银箱里……”母亲断断续续地说了后，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喏！钥匙交给你，唉……！宝！你怎么又哭了……？我……我还有话说呢……你快别哭，听妈说……”母亲把握着我的手又紧握了一下。

“妈！你累了，别再说了……你的病会好起来的。妈！我不能离开你，从小到大，一直有你关心我、照顾我、爱护我……好妈妈！你对我的恩情，我还没有报答你，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重又扑在床沿上哭泣……

“好孩子！你又不是三岁两岁……离不开妈的，妈早晚是要去的……现在我的眼睛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唉……！要想再看……看你一眼……也不能了，还……还不如早点去的好……也可以早点脱离苦海……唉！要是……要是再拖下去，那我更加痛苦……更是在活受罪了……还要让你们受罪……我心里更不好受……宝！你一定……一定要记着妈妈的话……那你，你就……不会吃亏了……！”

“妈！别说了，你太累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让我说完了，我……我也可以安心地去了……！唉！再有一点……你也得记着，我死了，你一定要和阿姨……相处得好，她还是比较老实的，好容易生了个女儿，又出了这一事故，她能不伤心吗？……你要和她客客气气……循规蹈矩地做去，这样，你……你

才不会吃亏……宝，你能记住我这番话……我，我也可以安心地去……去……了。”母亲停住不说了。

我抹去了泪，抬头向母亲看了看，母亲虽然睁着眼，但眼球被一层白色的眼翳覆盖着。她的眼皮一眨一眨的，虽然没有哭，但她心头的辛酸、哀伤，比哭更不知超过多少倍。可怜我这时候，心里纵有千言万语要安慰她，也不知说哪一句好。我的眼泪仍在不断地流下来，我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着……房间里重又回到沉寂。母亲却合上眼睡了。她讲了那么多，也是够累的了。这些话，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一片苦心。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窗子外面在刮着风。风起处，一两片黄叶从树枝上飘落下来。我站起来开了灯，用毛巾擦了一把脸。这时见阿姨捧了碗药推门进来了，我回过头向床上看看，看见母亲睡得很安详。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她不响，我也没去唤醒她。她已好长时间没有睡得那么踏实了。我又幻想着，幻想母亲也许有转危为安的希望。



## 选篇（激变）

我接过那本小册子，翻开来，果然是他一笔潦草的字迹。我看了几段，记的还是今年春天的事，跟我们近来发生的事都是不相干的。我又翻过了几页，只见字体写得更潦草了：

“恐怕我今生今世和梅是不能相见的了！”

这几个字突然射进我的眼帘，我这颗心顿时像从半空中摔到地狱里似的，眼前觉得一片黑暗……

我并没有昏过去，只是感到一阵晕眩罢了。我定了定神，重又睁开了眼睛，用上牙更用力地咬着下唇，好像不这样，我将支撑不下去似的。

我心里默念着他的字句：

“这是不是一个梦呢？唉！惠民啊惠民！你今天竟然会受到这样一个深重的侮辱！

“我并没有怨恨他——这顽固的老人。但是，我想起了昨晚上大哥跟我说的话：‘说什么门不当户不对，说什么……把我家看轻到这种地步，难道这些侮辱，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你现在居然也常到她家里去了，这简直把我做大哥的脸也给丢尽了！’这些话好比一根一根针在刺着我的心。我应该同意大哥的话吗？天哪！我又怎么能把今天所受到的羞辱让大哥知道呢？

“从我有知识起到现在为止，我不敢说一句下流的话，也不敢做一件非分的事，更不敢走一步歪斜的路，但是——我现在所得到的是什么？

“二十七年的生命，一直是在战战兢兢、痛痛苦苦的生活中熬过来，满以为从今以后，该可以从逆境转到顺境，以过去的苦换得未来的一点儿甜吧？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片空虚！

“我这样约束自己，为的是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上进的、有志气的好青年。但是，我现在听到的是什么？‘我这儿不是妓院，你干什么来了？’哈哈！他竟把我侮辱到这种田地，把我看做是一个怎样没有人格、没有道德的浮头浪子呢？

“这个顽固的老人啊！你羞辱我倒也罢了，难道你也忍心把你的女儿糟蹋得像妓女一般的没有价值吗？

“在这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难道说两个洁身自好的青年，竟连这么一点纯洁恋爱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与其名义上受到这种羞辱，何不把

她家当做妓院，把梅的贞操破坏了，再把她丢了，他又奈何我呢？

“天哪！这是我应该说的话呢？我想到了梅，这可怜可爱的姑娘，她哭着抓住我的胳膊，要跟我一起走……我能带她一起走吗？走到哪儿去呢？带她到大哥家来吗？无论怎么样，我也不愿意再让她在大哥这儿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唉！我又怎么能带她出走呢？我能带她到哪儿去呢？梅！我俩的缘分恐怕尽于此了！

“我不愿意再提这些事了，让我把全副精神放在病人身上吧。然而，我这颗心却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今天，我接到了梅的信。忽然间，又出现了那个老人的脸：长方形的面庞、细长的眼睛、一根平直的鼻梁、一张很大的嘴，他这时正弹出了眼睛、板起了脸，那么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梅的信笺从我的手指缝里滑到地上……

“这是第一次，我感到无名的怒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弯下身子把信笺拾了起来，撕……撕……我把她写来的信看也不看，几下子就给撕了！

“要不是为了她，我何必受这许多的委屈、痛苦、侮辱；要不是为了她，我何至于会被大哥责骂；要不是为了她，我何至于受这老人的羞辱……？

“我忘不了呀，这老人羞辱我、训斥我的语言……但我一定要忘掉它。然而，看到梅的字迹，这一幕刺伤我心的景象又呈现在我的面前，假如我不能抹去心头这些惨痛的印象，我想我真要发疯了……！天哪！救救我！我不能……

“难道说，天真要把我置于死地吗？这接二连三的信，是梅的。她的信，每一次的到来，无异多一次燃烧起我心头的那一股无名之火。我恨她，我恨她，我的心刚刚有点儿平静，可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肯让我放松。她每一次的信，都给我带来一次更深的愤怒！我真要毁在她手里了。不，我有我的前途，不能为了她而葬送我的前程。我不能让我的心老是被痛苦

啃噬着。我要忘掉她，忘掉她，甚至忘掉九年来所有的一切……

“我把她的信，拆也不拆，连信封一起撕碎，丢在纸篓里了。

“人的生活原是会改变的，人生的道路原本是崎岖的。我今天开始学着喝酒了。酒的味道很不错，香喷喷的、甜醇醇的，我喝了两杯，觉得头昏脑涨，但喝了后，糊里糊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脑子里是空空洞洞的，不，我只觉得身子有点儿飘飘荡荡的，走起路来，脚步有点儿歪歪斜斜的，又过了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多日子了，我每晚在临睡前，总免不了要想到过去的一切而独自痛苦着。半夜醒来后，我又长时间地失眠，可是，自从学会了喝酒，这生活就不同了。白天，忙着诊治病人；晚上，我走到附近的小酒店去，喝上那么两三杯，回到医院里，倒在枕上便呼呼地睡去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才醒。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啊！呵呵！

“说来也真奇妙，这些日子里，我仿佛觉得身旁总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一双眼睛是属于一个年轻女性的，而且就在这医院里。但我总有些迷惑……

“今天，我可找到答案了。原来是这儿的护士密司程。她今天忽然递给我一封信，那是不用多说的，她表示敬佩我、爱慕我，说她愿意跟我交个朋友。这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在一般时髦的公子哥儿，又哪一个身边不是带着三个四个的女朋友，我多交个把女朋友，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我又想到了梅，我应不应该背了她……

“唉！我怎么又去想她了……？人生几何，青春不再！我还是过一天是一天吧！

“……”

字迹在扩大、模糊……

眼泪充塞了我的眼眶……

我已看不清本子上有些什么字句了，只是亮晶晶的，一朵花，一颗星，在我的面前一闪一闪……

但是，我的神智是清醒的。我知道我的身旁还坐着惠民的母亲。她一定在怔怔地望着我呢。果然，她说话了：

“他究竟写些什么？你为什么发呆？你倒是念给我听听呀！……”

我竭力忍住了眼泪，不让它滴下来，同时，我假装着咳嗽，站起来走向痰盂边，趁势，我用手帕抹去了眼泪：

“他写的也无非……是……是医院里的……”我啜嚅着，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颤，可是，我强自镇定着，坐到了原位，继续看下去：

“我的生活将有一个转变了！”

“密司程——这一位富有诱惑力的女郎，给我带来了一个刺激、一个憧憬。这一个多月来，我没有把我所受到的侮辱告诉任何一个人，但是，在她面前，在她一双充满着热情的眼睛和一番温柔的安慰之下，我竟向她倾吐了我心头的积郁……”

“我发觉我对她有些动心了。她的身体那么结实，她的皮肤又那么细腻、白皙；向她多看一眼，我觉得我血液的循环会不由自主地加速……她实在是一个容易博取男子欢心的女子，但遗憾的是：在她的呼吸里，我嗅不到梅花的气息。她的外表，固然令人爱慕；她的灵魂，教我又怎能知道呢？”

“咦——！我干吗要再去想梅花不梅花的！方才密司程在楼梯上不是跟我说：六点整，她在法国公园喷水池的旁边等我吗？”

“唉！管它什么，姑且以眼前的欢乐忘掉往昔的悲哀吧！不错，走出了公园，八点多了，在‘洁而精’餐室里，我和她面对面地坐着。想不到她的酒量竟这么好，我竟喝不过她呢。我老实告诉她说：我不会喝酒，不能再喝了，我觉得有点几天旋地转似的……最后，还是她把我送回来的。”

“我喝醉了吗？不，在夜风里一吹，我心里什么都清楚呀。我现在坐

在大哥家的客堂里，我在回忆着方才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的一句话：‘你知道我对你的一颗心吗？’天哪！我怎么会不知道。我站了起来，走到白天带回来的皮箱面前，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本信笺。我要给她一封回信。突然，我发现了一个浅湖色的信封，那是梅的。哦！我想起来了，那还是前天吧？茶房递给我这封信，我本想马上把它撕去的，但是，王在旁边，我怕他发问，就顺手夹在一本信笺里，不想却忘了。现在——它从信笺里掉了出来，我一看见它，忽又出现了那个老人的脸……哟！我这颗心又在被什么恶兽啃啮着了！我咬了咬牙，她的信在我的怒火燃烧之下，变成了两块、四块、八块……

“唉！梅啊！你别怨我、恨我，我心里还是爱着你的。但是，我越是爱你，我的心里越是痛苦。人是自私的，我要减轻甚至要消除心头的痛苦，只能忘掉你。忘掉你，让我在糊里糊涂之中把这日子打发过去……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九年来这一片诚挚的爱我之心……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已经无法自拔了！我跌进这泥淖中，一天一天地往下沉……

“我知道我不应该背了你再和别的女子交往，但是，我怎么说呢？我没有力量娶你，没有力量跳出这吃人的礼教圈，没有力量击破这残酷的桎梏……！梅！我们今生今世终难获得团圆了！唉！我恳求你原谅我、宽恕我……”

难道这是真的吗？惠民真的爱上了别人想要抛弃我吗？

我双手颤抖，本子滑落在地。我顾不得惠民的母亲坐在我身旁，扑在沙发的扶手上哭了……

我的背上有一只手在抚摩着，耳边有说话的声音，可是，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我站了起来，顾不上向他的母亲告辞，发疯一般地奔出大门，奔到了街上……





## 选篇（永别）

我不知所写的能不能使他深信不疑。而他写给我的，在字里行间，我总感觉有一种掩饰真相的气息。是我的多疑吗？是我的神经过敏吗？不，在有一次的字条里终于证实了。那是在我产后第二周。他的字条里这样写着：

“……我不知我的病会不会好？我每次问 Dr. 刘，他总说不妨事。可是，他为什么不肯把片子拿给我看？让我瞧一瞧，果真是不妨事的，我自己也可以放心了。万一——梅！我想回家了，以后，我也不想再吃药打针了。我不能为了要医治这不治之症而加给你更重的负担……我知道你因为爱我，怕我着急而骗我，但我绝不相信这儿的房金会那么便宜……我想到我们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怎忍你为我去背上一笔债，结果……还是人财两空……！”

在开始看这张纸条时，我犹能压制悲痛，不让眼泪掉下来，但等我看到后来这些语句时，眼泪忍不住淌下来了！这张字条写得比较长，我又接着看下去：

“这几天，他们在给我吃一些：Codeine Phosphate和Pyremidon之类的药，这不是因为我的咳嗽太多和热度太高的缘故吗？晚上——因为我的失眠，他们给我吞 Allonal。唉！我不能想象我的病究竟厉害到何种程度，但我知道他们——还包括你——都合着在骗我。欺骗我是好意，但，真正不治的病，又何必浪费物资、浪费金钱呢？！何况我们原是很穷……梅！我该怎样才能好呢？万一我的病果真到了不救的地步，我简直不敢想你将要伤痛到怎样？唉！我又想到自己：我今年还只三十岁，怎能就离开人

世？！我在四岁时做了孤儿，已经够

不幸、够痛苦了，又怎忍我自己的两个女儿在比我更小的时候就失去她们的爸爸呢……！”

纸条在我的指缝间滑了下去，我终于哽咽起来……

我哭了好好久，直到小宝贝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我才停止哭泣，抱她起来喂奶。然而，她吮了好一会儿，觉得满足不了她的欲望时，就又啼哭起来。我看着她本来不胖的脸一天天地小下去，心里又是一阵心酸……我含着泪，轻轻地拍着她：

“唉！可怜的小宝贝，叫我做妈的怎么办呢？你爸爸的病这么危险，做妈的日日夜夜在忧急，哪来足够的奶给你喝呀？小宝贝！你不要哭呀，你再哭，妈妈的心一片一片都碎了……”

然而，她哪里懂得她妈妈心里的痛苦。她仍露出一一种极其饥饿的样子用力吮吸我的奶头，失望时又拼命地哭……我的眼泪随着她的哭声更像一串断线的珠子滴落在她的脸颊上、嘴角上……忽然她停止了哭泣，贪婪地咂着她的小嘴唇……天哪！她把她自己的和她妈妈的眼泪混合在一起当做奶水在吮吸着、吞咽着……我心里的辛酸几乎难以承受。幸而母亲在我身旁，她安慰我、开导我，要我坚强起来，说我产后更不能这样伤心，要是我再病倒了，惠民就更受不了，一定要撑着才好，多流泪，将来眼睛要留下毛病的。她还说，惠民的病虽然很重……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也难说……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不知惠民究竟怎样了？我急于要看见他。在小宝贝还不到三周、我的体力还很虚弱的时候，我终于强打精神跑到医院去了。

一见面时，我们好像两个阔别了十年、二十年的亲人一旦重逢似的，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快步奔到他的床前，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拥抱着我的身体，好久好久……当他的手稍一放松，我跟着把头抬起时，却看见他的眼眶里满含着晶莹的泪水……

……



## “谁的眼泪在飞” 有奖征文活动

欢迎参加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办的《生死恋》读后“谁的眼泪在飞”有奖征文活动。

1. 征文为电子版格式的稿件，发到邮箱 [cmsdbj@163.com](mailto:cmsdbj@163.com)
2. 征文为纸质文稿的，寄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2号院798艺术区工美楼408

详情参见生死恋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196309537>

被这本完全是真人真事的《生死恋》深深地震撼，直到泪水一次次地模糊了双眼……

朱琳

这么真挚的感情，这么短促的幸福，让我既感动又心痛！

金巧巧

当今的时代更需要这种不含任何杂质和私欲的纯粹爱情。

宁静

看到他们苦恋八年终于走到一起，我喜极而泣；而后来的生死诀别却又让我心痛到破碎。

李小璐



创美文化

做中文语境下最美的书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196309537>  
微博 <http://weibo.com/2196309537>  
读者信箱 [cmsdbj@163.com](mailto:cmsdbj@163.com)  
图书发行 010-59799930